

自願、無薪而且很快樂？ 「無領」勞動者的夢醒時分 ——導讀《數位勞動》

蕭宏祺*

摘要

本書為極少數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思考「享樂」的「勞動本質」出發；並提出應從勞動者的主體意識（**subjectivity**）來檢視後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新宰制關係。這本書分成四大部分：第一、二部分的討論偏結構面，分別探索勞力市場如何隨著網路科技崛起有了結構性變遷，並依此批判了新的勞動形式與勞力剝削；第三與第四部分探索了在此框架下勞動者所有可能的能動性。評論者認為本書從新馬克斯主義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立場出發，仍有過度簡化之嫌；盼能從跨界勞動、勞動名聲與網絡社會等概念來檢視這種「類勞動關係」。

關鍵詞： 主體性、血汗工廠、自願、無領階級、遊樂、數位勞動

書名：*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出版日期：2013年

編者：Trebor Scholz

出版社：Routledge

* 蕭宏祺為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教授，Email: iamhongchi@gmail.com

投稿日期：2013/9/26；通過日期：2013/12/8。

中華傳播學刊·第二十五期·2014.06·253-264
DOI: 10.6195/cjcr.2014.25.09



中華傳播學會
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

airiti
press

對資本家來說，真的不算資本的是人力勞動。（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The real not-capital is labor. Karl
Marx, Grundrisse）

誠如上述本書所援用馬克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所提及的一段話，本書把數位媒體當成一個新的勞動場域，欲檢視其崛起是否改變了生產關係，或者因應其崛起產生了新的勞動體系。該書集結了十四篇在 2009 年於紐約舉辦的「網路既是遊樂場也是工廠」（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學術研討會中所發表學術論文，這其中有幾篇是在研討會後受編者邀稿的學術著作；該國際研討會由有著左翼批判精神傳統的新學院（The New School）所統籌，長期一直關心馬克思以降左翼的勞動理論是否仍可解釋現今數位媒體產業中的生產方式與勞動關係；或者，新崛起的生產方式、更複雜勞動關係如何反映在後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形構。在本書企劃新的社群網站及科技使用紛至沓來，臉書、twitter、iphone 漸漸成為全世界最普遍的社交平台，當然，許多勞資糾紛案件也如火如荼展開。

本書每章都始於一個故事，這些故事都是真的；每個故事都談一群人曾有的狂喜、夢想與悸動——當然，更重要的，還有多年以後他們所歷經過的背叛與失落。我覺得每個故事都引人入勝，因為這些故事與上個世紀末曾在台灣報社工作的我生命經驗纏綿交會，之後又有機會在美國費城質報 *Philadelphia Inquiry* 短暫見習，對於美國報業媒體的起落、勞動關係之間的糾葛讀來格外動容。底下的書寫是我對《數位勞動》一書的導讀引介，因思緒漂浮，尚未有足夠的時間沉澱批判，遑論更進一步對此書作學術價值上的論斷，所以本文所書寫的是引介，不敢稱之為評論；當然，這也許反映數位年代的特色：新的數位科技來得太快太急，許多故事剛開展就已毀敗，所以與其說這個論文集作者們書寫了個案，不如說他們試圖寫著懺情錄來替數位時代的勞動下註解。

這些故事陳述著勞資糾紛案例，最後兩方也許找了律師對簿公堂，這樣的案例在我讀來是百感交集的；我覺得故事雖是勞資糾紛，其實更像動新聞網站上不經意看到社會新聞，也許是仙人跳類或是恐怖情

人之類的：一開始兩方濃情蜜意，想到美好未來情投意合笑意滿滿，原深信這般情意會維續到地老天荒，但時過境遷負心漢（或負心女）揚長離去，留下被時代辜負的芸芸眾生，才開始明白，也許是這個時代的玩笑。

不過本書不在此處嘎然停止，其精采之處在於將這一些「鬧劇」成功地與更嚴肅的命題構連。舉例來說，第一、二章及之後幾章還陸續提起的 *Huffington Post*（該報目今在美國簡稱 Huff Post 或 HuffPo，底下將簡稱《霍夫郵報》）個案故事便很典型，故事的梗概是這樣的：自 2005 年來，左傾的希臘裔自由派媒體人 Arianna Huffington，集結情投意合的有志之士實驗性地創辦電子報《霍夫郵報》；因對辦電子報沒經驗，她找來了資深的報業媒體人 Kenneth Lerer、Andrew Breitbart 與 Jonah Peretti 一起努力，因為創立之初傳統報紙的衰退，多位筆鋒犀利、流浪美國各方質報的專欄作家，六年來紛紛「靠行」《霍夫郵報》；該報揚棄了許多傳統電子報僅是轉載各大報新聞的風格，不願當雅虎新聞網之類的新聞聚合器（aggregator），^[1]戮力邀請美國各方一流、左傾的專欄作家，「無薪」、「自願」並即時提供新聞觀察評論，伴隨著這塊數位方畝，許多知名作家投入該報，經營個人部落格新聞台。或許長期對共和黨布希政府不滿，這群左傾、反戰、反銀行家、討厭《華爾街日報》與支持同志婚姻平權的記者作家，短時間找到相濡以沫、相互取暖的平台，間接促成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歐巴馬在日後競選的人氣；《霍夫郵報》短短幾年名聲扶搖直上，隨著 2008 年華爾街財經風暴，全美讀者激增，之後該報改版，陸續增加了芝加哥、紐約、丹佛、舊金山、洛杉磯、底特律……等等在地版；2009 年後隨著《華爾街日報》被梅鐸的新聞集團收買、大量裁員，《紐約時報》財務嚴重虧損，《霍夫郵報》瞬間成為美國質報的新龍頭，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更以針對此報的崛起辦了研討會，直稱數位匯流年代辦報典範或許是《霍夫郵報》了。

這樣的狀似風起雲湧的報業盛事，最終也走上籌資、擴張等等問題，最終在 2011 年被美國線上（American Online, AOL）收購，許多當年投入《霍夫郵報》的記者作家們成了當年最不願加入的跨國集團羽翼下的「新志工團隊」（pp. 11-15）。這群《霍夫郵報》部落客作家們多年來的倡議戰場上，面對跨國資本家，目光不曾有絲畏懼遲疑，

同為左傾、反對跨國集團、倡議勞動權的記者們與社會平權運動人士，多年來這群人也許驍勇善戰，批判華爾街金融大亨鏗鏘有力，不過面對自身的困境，竟書空咄咄、不知所以，回想起這原先頗有玩票性質、一下子來勢洶洶的《霍夫郵報》，超乎了預先計劃的規模擴張，他們自己當年患難時與當年的老闆、也是知己 Arianna Huffington 「無薪」、「自願」卻「快樂」掏心掏肺，成了擁歐巴馬陣營上專欄志工間名嘴。白雲蒼狗，現在竟然 Arianna Huffington 決定不自己玩了，在 2011 年 2 月將《霍夫郵報》以三億一千五百萬賣給了 AOL，成了一家在美國納斯達克 (Nasdaq) 股票市場上前十大大國際非金融類上市公司，並在 2012 年成了第一個拿下普立茲新聞獎數位報紙。

原本這群作家多年來無償的情義相挺，一個獨立、左傾、草根色彩濃厚的「公民新聞網」一下子變成市價為三億一千五百萬的新媒體巨獸，Arianna Huffington 多年來藉由許多老戰友辛勤筆耕所成就的名望、影響力，竟以最「右派」的方式養出了最「左派」、讓資本家都嘖嘖稱奇的新品牌，在 AOL 的事業集團裡，《霍夫郵報》版圖跨出美國，英國、加拿大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國際版也迅速成軍，目前美國目前報紙瀏覽率已居前三。Arianna Huffington 在新的東家 AOL 支持下，就任了一個總編輯，不過這總編輯已不是當年在布希總統仍執政，陪著一群左傾記者、知識份子與當紅的專欄作家天天筆戰的 Arianna Huffington，她出口閉口獲利模式，並得向一群對報業一無所知、只管賺錢的投資人負責；2005 年《霍夫郵報》草創當初，這群有志之士以專欄形式辛勤筆耕，情投意合、轟轟烈烈地創了一個新的網路平台的日子顯然已經回不去了。這群專欄作家們迅速在 2011 年 2 月與 Arianna Huffington 反目成仇，按鈴申告新的《霍夫郵報》，認為該報新的管理系統在與其他 AOL 旗下的媒體平行整合後，收錄他們早期在《霍夫郵報》個人新聞部落格發表的文章，未取得作者同意轉載至其他媒體係為侵權，因為他們當初發表該文時，並未同意這些文章提供其他資料庫轉載使用 (Peters, 2011.04.12)。作者們卑微地要求不計以往，只求被告未來得按照其被使用的頻率支付作者權利金；Arianna Huffington 的律師出庭辯護，認為作者們當初自己甘願「無薪」、「自願」在他們所提供的部落格下筆耕奉獻，當年文章可是自己發的，今天的莊園易主，新的東家當然擁有地上物，意即沒義務提供轉載的權利金。法

庭上的話，這群數位曾經天真爛漫的「志工」也許聽聽就算，最傷人的是最後在法院裡 Arianna Huffington 冷不防地補了幾句：「要不是我提供了你們《霍夫郵報》這平台，讓你們發言漸漸被看見，擦亮你們的品牌與名聲，你們現在是那根蔥啊？」（Stempel, 2012.09.27）。最後這群作家敗訴，判決書上說明了這群「自願」勞動者，當初是自願，平台上講得清楚，而且其勞動其實也帶來名望。於是這群作家淚光閃閃地不知該不該再回去他們曾經愛過的《霍夫郵報》，回想起一路走來，不一樣的報業環境，讓原本的這群專欄作家失去以前報業裡曾有的優渥舞台，自 2008 年起民主黨已執政，他們反布希的聲音好像已經過時，布希不再當總統，在德州莊園心神氣爽；梅鐸買下了《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仍年年虧損，他們恍然明白多年來情義相挺擁抱、造就了市值三億一千五百萬美元的《霍夫郵報》；不過這市值三億一千五百萬美元的《霍夫郵報》，到頭來一毛也不歸他們。這群記者、專欄作家、文字工作者也許當年傾心震懾於數位世界，在傳統報業崩壞前，以為找到新的舞台，不過幾年後證明數位的世界不是想像中光鮮美麗；更精確的說，他們明白了自己是「無償的」知識生產者，而知識逐漸貶值，工作無聲無息地移走，變成別人的資產，在市場上論價買賣；比起一般藍領的勞動者而言，他們沒有「工會」發聲、沒有組織串連、當然更不可能有任何集體行動；他們自己的命運比不上自己多年來關注的「藍領」（blue-collared）「白領」（white-collared）或是「粉領」（pink-collared）勞動者，成了數位年代新生的「無領階級（non-collared class）」。^[2] 這樣的提告訴訟短期間，他們迅速思索自己的命運，找到一群天涯淪落人；透過國家作家協會（National Writer Union）以及報業獨立作家協會（Newspaper Guild），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原來是勞動者，在網路上馬上找到 26,000 人簽名聯署，他們天天排隊示威抗議，不過 2011 年年底的判決支持 Arianna Huffington 的說法，判決書說：「這些作家其實也賺到了『名』」，言下之意，法官覺得數位年代新的經濟邏輯不一樣，誰輸誰贏很難說，沒啥好爭的，別吵了，回家睡覺吧（Lasarow, 2011.03.05）。

本書第一個部分，第一章作者 Ross 提供了廣泛的通論來探討當下數位科技進步與其背後所有原本須付費的勞力如何在「娛樂化」的論述中，被聰明的資方「外包」，有幾個看似網路服務提供者，在

他們所創下的數位莊園中無止息地灌溉墾荒，莊園老闆僅僅提供一片地，但卻不斷侵佔這群所辛勤耕種的果實（pp. 16-19）；Ross 很為《霍夫郵報》的作家們叫屈，一般的果實長出後，園莊即便易主，薪水談不攏，農夫可以不繼續種下去，但是數位勞動者其之前的生產其實被剽竊了，追不回來了；資方就將其勞動成果變成金雞母，換到不同場域，以不同方是論價，不斷生財。所以 Google 與 Facebook，狀似造福人群，其所有的使用者其實是 Google 與 Facebook 所養著的「無領」、「快樂」數位奴隸。他們狀似開心，覺得自己是在享樂，不是勞動；我們無法稱他們為白領、藍領或粉領，因為他們都不是，他們孜孜不倦、分散世界各地，成了數位勞力市場上最普遍的無領階級（non-collar）；依第二章的作者 Tiziana Terranova 評估，早在 1996 年大家還瘋聊天室的時候，約莫 15,000 無償聊天室志願勞工，幫 AOL 每月帶進了七百萬美元的淨利（pp. 33-35）。這樣芸芸眾生日以繼夜不受薪、沒有雇主、也不覺得自己是在勞動，卻造就了史上單位員工產值最高的公司——臉書；2011 年臉書年收入為 43 億美元（相當於 129 億台幣），稅後淨利至少 10 億美元（30 億台幣），該公司當年所雇員工不到 2,000 人。

本書第二部分，名為對於數位勞動形式的質問，在此部分 Patricia Ticineto 承續之前的討論，認為數位勞動之所以常被忽略乃因其勞動形式無法被量計，因為其勞動常跟著寄生在社群網站的某個應用程式走，雖然社群網站會詳實記載其活動，但其內部資料是不對外揭露。傳統廣告市場上的勞動，背後隱含的邏輯，即是仰賴廣告主維生的媒體，收視率、閱覽率、點擊率都是勞資各方有共識下發展成熟的流量計數器（metrics）（p. 112）；你成功了吸引多少雙眼睛，你的勞動便在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注意力經濟」（attention economy）裡換算成多少價值；但是有關社群網站上的數位勞動，目前尚未發展出流量計數器來計算，所以這些活動，無法被換算成市場上的價值，這個關係雖像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病態依賴關係，但其實是新的形式的數位霸權，它允許極少數資方，透過新的宰制關係對生產者予取予求，統御一群甘願做甘願受的數位奴隸。這陰謀主要將勞動外包到外部屬於臉書或其他的社群網站，例如，由粉絲組織粉絲團或其他自願性媒體從事看似獨立於資方之外，資方僅僅聘用最少的人力，其餘讓渡給組織外的

自願者——他們因為是自願，所以也稱不上是勞方，所以勞資關係嚴格說來是不存在的。在第二部分後面章節揭露了幾個粉絲團、競賽遴選等等網路個案背後的陰謀與心機算計，例如，一般粉絲們或許心甘情願上網分享照片，談論心情，不過這些粉絲不是就無秩序地散在四處，De Kosnik 調查了粉絲王國中狀似最高位階的社群網站粉絲團志願管理者、數以萬計的部落格作家以及影像專業工作者，Dean 調查了部落格專欄作家的聲望勞動，因為他們無償的勞動造就了該組織的名聲，所以當很多人在成就自己，戰在聲望的高塔上，應該仔細想想，實質犒賞這些無償的數位勞動者，他們其中僅有極少部分真正處在一種勞雇關係的契約裡（pp. 98-105）；他們多數不受薪，所以嚴格說來不是勞工，卻擁有產值驚人的勞動；他們也許身穿最舒適的便服，左手拿可樂，口中仍咀嚼漢堡，偶爾挖挖鼻孔、神情專注地在臉書的開心農場種菜偷菜、或者上傳照片。本書所凸顯這些未被市場算計的勞力，以及後資本主義社會新的勞動形式，以及新的符號創造與交換的工作內容，由幾個目前正紅的跨國媒體集團可以看出端倪：在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數位生產體系裡，組織外部的勞動資源逐漸被資本家看見，資本家們將內部的原本知識密集、高資本進入門檻的工作任務有系統地將組織地外包到特殊的數位勞力網絡。這些勞力的形式有許多，從大學實習生的無償實習見習，到粉絲團經營、數位行銷專案比賽等等；組織內部不再聘用任何人力，而外部勞力不支薪沒有報酬，所有的熱情最終的酬賞數位光環下隱約的承諾：「快樂」。

第三部分本書探討了所謂參與勞動（participatory labor）的本質其實近乎潛在的霸凌剝削（pp. 159-163），依 Andrejevic 對於許多公司援用數位探勘，將欲研發的產品以遊戲軟體形式出現，並暗藏數位資料收集器一五一十地側錄監控了參與者的活動，這樣違反隱私權的記錄剝削以 Google 最有名，它所擁有的 Big Data，同時可監控十億個用戶，並將重點撈出重覆無止境地賣給不同廣告主，讓他們知道他們潛在客戶在那，所以目前我們雖通常不把 Google 與 Facebook 當成媒體，他們其實是世界最大的廣告媒體。Andrejevic 這章有個呼籲，這個呼籲也不斷以不同形式在其他幾章出現，他希望我們——或者，數位年代裡看似自由快樂的「個體」——除了習慣性地用「個人選擇」與「快

感滿足」等等來審視自己所在的社會關係，別忘了更有批判性地來檢視這些上 Google 與 Facebook 的我們如何被新類型的勞動監控與剝削，更別忘了這些剝削如何被羅織、滲透在休閒、消費、生產、玩樂等等生活實踐中。這些剝削很可怕的地方是「施虐者」常常不像是 Google 與 Facebook，例如你會上社群網站因為你的朋友都在那兒，是你的圈子那堆人的同儕壓力，而且事實上大家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真的大家都很快活，但是，別忘了，最後 Google 與 Facebook 是享受你的成果的人，你對你的工作付出、你的勞力結果一點決定權都沒有，這種新的形式的剝削關係以前是不存在的。除此之外 Beller 透過「阿拉伯之春」的許多串連行動，也提醒了許多透過社會媒體改造社會的學者不要有過度樂觀的想像，認為新科技會對因而解放獨裁社會帶來救贖；他們短期間也許提供運動者更迅速有效的串連，但是潛在中卻提供資本家化獨裁者更嚴密的監控、延伸出細緻的剝削關係（pp. 165-204）。

第四個部分，也是本書的結尾，作者們對於目前的數位環境的「公共性」提出了省思，如果大家集體的勞力創造了 Google 與 Facebook 等等公共財，難道這些集團能決定我們在近用權方面有所差異？比如錢付比較多給 Google，它不單單被搜尋到的排序變比較前，Google 在雙盲的狀態，搜索盡你的信箱，並把一堆付錢的廣告商同時並列到你的信箱，Facebook 上也不斷莫名其妙地跑出喬裝成你的好友的付費廣告，難道這些集團獲得的鉅大公共財之後，對其所提供的服務在公共利益上都沒責任？

本書透過許多個案，耙梳數位勞動者的崛起、誘惑與所有的困境；這樣的省思也許放在台灣社會脈絡裡是既富意義也值得深究：台灣的 Facebook 使用率是世界前幾名，集體性的社會，人們更怕被孤立，所以更加汲營分享、貢獻個資；除此之外，對很多受雇於台灣數位媒體產業的「科技新貴」來說，生產勞動的性質也越來越不像傳統定義中的工作，特別在 2010 年後，拜 iPhone、臉書等新平台上的 app 崛起，遊戲化的趨勢（gamification）——亦即把遊戲的元素注入生活、生產、消費等等各面向——更巧妙地讓在工作裡，「科技新貴」覺得自己在享樂、不意識到自己是從事勞動，所以每週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低頭」奉獻；因為不像勞動，更不可能有勞動意識。這種從生產過程中

享樂，是勞動也是遊戲，甘願做甘願受，除了成了全球數位勞動市場現象，也許更是標記台灣後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有力的景緻。事實上，我們周遭的「科技新貴」，其工作是不是更像本書所指的無領階級或網路奴隸（netslave），沒想過自己奉獻了卻成就並延續了數位血汗工廠（digital sweatshop）的營運與延續。可是狀似遊戲的工作，光鮮亮麗、讓人欽羨，只不過來得快去得急，會不會是一場夢呢？而爾後會不會對簿公堂，那時有的是夢醒時分的痛楚，還是仍有當初遊戲時的愉悅呢？

這本書從各種個案不同角度切入，十分熱鬧，不過書中所論及之網路上億萬的使用者、粉絲團的經營者等等其實主、客觀上都未站在自己是「被剝削者」的位置；這樣的生產脈絡，與之前所論之《霍夫郵報》的部落客作家大不相同，唯一相似的似乎是旁邊有一些人迅速致富了，導致有一些人相對是被剝奪。本書收納的林林總總，好像都適時地搭上了該主題的便車，不過四大主題之間的承轉似乎沒有清楚的理路。儘管如此，我認為在 2013 年出的本書有個很大的貢獻：本書說明了「生產」（work）其實跟「遊戲」（play）不是對立的兩個場域；在此前提下，書中許多章節一方面嘲諷之前以 play theory 或 U&G（使用與滿足理論）出發之傳播學者過度天真，未能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思考「享樂」的「勞動本質」；而對左派學者也提出了建言，認為勞動處境的轉變或許讓我們進一步思索是不是應該從勞動者的主體意識（subjectivity）來檢視後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新宰制關係。我認為本書在談及 Facebook 或 Google 上的遊戲使用方面（第二章）、自願的粉絲團網路活動（第五、六、七、八章）等等，該書的幾位作者除了指責這些上市公司的獲利鉅大、富可敵國又侵犯隱私等等，並無法有系統地將此新的宰制行式討論清楚，進一步將此「科技霸權」理論化，與左派的理論對話，有點可惜；事實上資本家無所不在，也在各處無所不用其極地想要獲利，但是這一、二十年來真正成功的沒幾個，本書應將視角跨出美國，進行不同建制體系間的比較分析，如此或許更能看見數位勞動的不同樣貌；例如自 1990 年末台灣的報業不景氣以來，許多記者多年來迅速投入不同工作場域，跨界勞動，其名聲究竟如何在不同場域被論價？或許 Huffington 的話雖然刺耳，是有幾分道

理的，既然你們這麼多年來在《霍夫郵報》也獲得了名聲，為何你們不帶著這無形資產去其他場域發展呢？那在不同的場域、跨國數位的环境，名聲、報酬與勞動又有何新的關係？在勞動意識方面，本書似乎循著新馬克斯主義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立場出發，點明了這些「平凡的使用者」他們如何自認為在玩樂，不過卻進一步被恐怖的資本家 Google 或 Facebook 轉化成「被剝削的」勞工，但事實上這種「類勞動關係」——生產者主觀上不覺得自己在為資本家生產，也未想進一步在此關係中獲得報償；另外，在主、客觀上，其勞資關係根本並不存在，但卻創造了巨大的產值；我認為與其如本書將單就某集團獲暴利而直接連結到勞動剝削，似乎太過簡單，其解讀成「駭人卻不為人知的剝削」在社會媒體剛發展之初似乎讓我們看到數位勞動的某層面，但不如更進一步將之理解後資本主義另一種即將普遍存在的生產關係，作者們或許可從 Castells（2000, 2004）的網路社會與新的生產關係理論出發，進一步爬梳此關係的時代意義。

註釋

- [1] Arianna Huffington 在多處聲明大家有膽要玩真的，也擺明很鄙棄某些網路新聞報到最後不雇用記者，變成新聞聚合器（aggregator）把四處的新聞來源（feed）匯流於一處。這樣的說法對 21 世紀初，受報社打壓、面臨裁員的記者來說，很動聽。
- [2] 這一段部落客作家抗議者的宣言，以及其網路聯署網站係為 Thomas Good 所擬，該行動網站名為 *Don't Cross The Picket Line -- Boycott The Huffington*，不過活動已結束，目前該文還保留在 Good 相關的部落格網站，網址為 <http://antiauthoritarian.net/NLN/?p=922>。

參考書目

- Castells, M. (200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MA; Oxford, UK: Blackwell.
- Castells, M. (2004). *The power of identity*. Cambridge, MA; Oxford, UK: Blackwell.
- Lasarow, B. (2011.03.05). Why our writers are on strike against the Huffington Post -- Bill Lasarow. *The Guardian* (London). Retrieved December 6, 2013, from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cifamerica/2011/mar/05/huffington-post-aol>
- Peters, J. W. (2011.04.12). Huffington post is target of suit on behalf of bloggers.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December 6, 2013, from http://mediadecoder.blogs.nytimes.com/2011/04/12/huffington-post-is-target-of-suit-on-behalf-of-bloggers/?_r=0
- Stempel, J. (2012.09.27). Unpaid bloggers' lawsuit versus Huffington post tossed. *Reuters*. Retrieved December 6, 2013, from <http://info.legalsolutions.thomsonreuters.com/westlawnext/about/awareness/practitioner-insights/default.aspx>

Voluntarily Unpaid, but Very Happy? Book Review of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Hong-Chi Shiau*

Abstract

This book combines the two elements of “play” and “work,” which are no longer opposite activities. The book states that “play theories” should engage with the analysis of labor on which Marx centered his critique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and “labor theories” should elucidate shifts in capitalism and focus on subjectivity. Follow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conference, this book is arranged in four parts. The first two parts examine the structural shifts in labor markets as a result of digitalization. The third and fourth parts investigate issues of exploitation and address emerging scenarios and peer-to-peer alternatives.

Keywords: subjectivity, sweatshop, volunteer, no-collar class, play, digital labor

*Hong-Chi Shiau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